

鐵雲藏龜

鐵雲藏龜



金石之學自本朝而極盛咸同以降山川所出瓊寶日並衆如古匱器古金銀古泥封之類為從來攷古家所未見至光緒己亥而古龜古骨廼出焉此物唐宋以來載籍之所未道不僅其文字有裨六書且可攷證經史今就畚見所

及述之如左

古卜筮之制故書散失其儀式多不可攷
見漢書藝文志載蓍龜十五家今都
放佚惟周官及太史公書尚得見厓畧
今依據兩書參以目驗有所是正於經
史者凡四事

一曰灼龜与鑽龜古人灼龜用荆謂之焦

史記龜策傳灼以荆儀禮士喪禮焚燂置於
焦注楚荆也周官藝氏注焦謂灼龜之木也又謂之

燂又謂之煖

士喪禮焚燂置於焦藝氏遂取鬲
敵其煖集均燂灼龜火或作煖

火以灼龜

藝氏凡火以明火藝焦注杜子
皆曰明火陽燧取火于日其灼也必

焦黑

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
墨注致其墨者熟灼之此灼龜之可考者鑽

龜一曰作龜

大卜作龜注
作龜謂鑿龜鑿龜用契

藝氏掌其焦
契注契謂契

龜之鑿也此鑽龜之可攷者蓋古人之卜先鑽後
灼鑽与灼自是兩事本自分明故龜策傳
曰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
又復灼所鑽中此鑽先灼後之明證今
驗之新出之龜其鑽迹作 0 狀大如海
松子仁以利刃鑿之之痕可辨認或一

或二灼痕或卽在鑽旁或去鑽痕稍

遠灼痕員形畧小於鑽迹此又鑽與

灼為二事之實驗乃經注家多誤併鑽

与灼為一如藝氏掌其焦契注士喪禮

燂燂置於焦燂卽契所用以灼龜士喪

禮注燂剝也剝燂所以鑽龜灼龜正義

古法鑽龜用荆謂之荆煇殊不知灼龜用
煇鑽龜用契混契与楚煇為一者誤也且
不僅箋註家如此周官卜師揚火以作龜
其語亦未明了此箋注家致誤之所由來
非實見鑽与灼之迹殆不能發見其謠
誤此是正之一端也

二曰鑽灼之處古人灼龜其部不其明了
周官大卜眡高作龜注眡高以龜骨高
者可灼處示宗伯也龜之骨近足者其部
高云云茲驗之今日所出故龜其鑽灼處
皆在腹內之澀面而不在腹下光滑之處
骨亦殆以光滑之處難灼也其部不則或
然

偏或正其式不一此又可據目驗補經史之
缺者二也

三曰卜之曰龜策傳載卜禁日云子亥戌不
可以卜今證之故龜文字則以此數日卜者
甚多或此禁忌乃有周以後之說而今日
出土之龜尚在夏殷時故邪此又可以之

補正史記者三也

四曰骨卜之原始古經史不言骨卜惟楊方

五經鉤淵

初學
記行

言東夷之卜用牛骨茲驗

之今日所得故骨皆為牛胫骨其文字既
與龜同且与龜同出一處其為同時物無疑
可知三代時中國久用骨卜特書闕有間

金定本
耳此又可補經史之脫佚者四也

至其文字之締造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為此龜與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為夏商而非周者周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則輟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杜之屯曰云

穀幣者以帛書其占穀之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穀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按無論如杜說為書占于帛穀之于龜抑如鄭說為書辭於策穀之于帛均足證周人非筮刻辭于龜可知今筮刻文于龜其非周制而為夏殷之制

顯然可見且更有足證者史記龜策傳
夏殷故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
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
官常寶藏龜蓍由是觀之周人之卜一
龜不僅用一次今廷刻辭于龜其為一用
即不再用可知此均足為夏殷之龜而非

周龜之確證鑲案如山不可移易焉矣

癸卯夏拓墨付景印既訖功為援據經史
綴又辭於後以質海內方聞之士秋八月上虞
羅振玉未賴父書于海上寓居之懷新築

職雲先生從古中利文逾五千片精擇千品纂為一編曰印本見餉
昔之傳古文字者彝鼎之外泉幣鉢印而已至如灘縣陳編修之旬器
海豐吳閣學之泥封皆出自近五十年其數然索至千百所謂令人
眼福哭過前賢也迺茲中古文又別闢一蹊徑羶縕既久地不志竊
一旦披豁呈露曰俱好古者奇者之探索文敏導其前馬先生荀其
大觀中間多象形字復有祖乙祖辛諸傳宋為殷人之遺證論顯然
致足於昇昌徒謹案周官太卜中人諸職詳古占筮之灋大率灼中占
形辨其經兆其曰既事則繫幣曰其命杜子春云繫幣者曰帛書

其占繫之於也後鄭謂書其命也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
幣而今藏焉證與杜異皆不言刺也為文史記也策使出褚少孫
補恨無古事可徵水經鄭注高陸縣民穿井得也大二尺六寸背文負
八卦古字此或也甲自然以文猶尔正之文也與緯書素文綠字之類耳
今刻文明白非可傳說所能辨者日辰為多顧亭林謂古人惟用日紀日
是也其哉問厥問則命也之事鮮甚簡古有一也而二三刻者又多有
見縱橫交貫坼裂之形殆所謂占兆矣書闕有間其詳後聞循是
以求之解古證若其書體細勁先生定是刀筆所為在秦書目前